

柏树下，一个躺在湘东边陲罗霄山脉温暖怀抱里的小乡村。她如其名，古老苍劲，源远流长；她如亲人，亲切通达，温暖相伴。她是过年时“原坛”美酒醉人的甘甜，不时牵扯出我内心深藏的思念和梦里欢畅的乡音……

老街印象

我出生在柏树下老街上，两条发源于大山深处的小河，分别从东西两翼守护着老街的兴衰成长——兴，是古之兴旺和今之富裕；衰，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场百年难遇的山洪引发的荒败。

老街之老，已无从考究，我出生那年，这场山洪把老街几十户夯土木构的老式房屋冲得七零八落，老街人一起搬迁到了当年公社集资兴建的新村，因此，对于老街的印象，要么是从父辈们茶余饭后的回忆和留恋中激荡起的神往，要么是自己少年时期到老街菜地或稻田干农活，从一片断墙碎瓦中引发出一个少年对于自然变迁的感叹。脑海里经常会想象，当年的老街，大概就是一条几百米长、不是很宽、两边商铺林立、生意繁华如集市的青石街道吧。

山洪暴发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老街街貌全毁，大部分宅基地变成了各家的菜园，一些土砖房子略作修缮，变成了各家的牛栏。上世纪90年代起，大部分老街人又在被冲毁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栋又一栋更加坚固和更加漂亮的乡村别墅。虽然如今的老街已非当年商铺林立的商业街景象，但从乡亲们脸上时刻荡漾着的笑容里，很容易就能感受到新农村的和谐气象和老街人对新生活的自信与追求。每从株洲回到老街，总会感慨于老街老与新的交替变迁历程，老街，已不仅仅是一条古街道的人与事的传说，她已经用自己的全新景象，浓缩展示了一个社会的发展变迁之景象。

大山新路

柏树下地处攸县最东面，也是攸县海拔最高地区之一，东连江西莲花县六市乡和坊楼镇，北、南邻江西萍乡市白竺乡和广寒寨乡。或正因位置的山高路远，小时候柏树下及周边地区，被县城那边的人称作“上边”，而我们管他们叫“下边”，去县城会说成“去下边”，现在回忆起来，仍觉有点意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里每天到县城只有一趟班车，花上三个多小时坐班车去“下边”，是儿时一件最值得炫耀的事情，如今我仍能记起坐班车去县城的那种自豪感，以及一个多小时的砂石马路颠簸，进入柏油马路后那种平缓舒适和不容易晕车的坐车感受。

柏树下往东，往南两个方向均为湖南与江西的省界，省界多为高山，间或有平缓稻田之处仅以田埂为界，省界两边的民居、方言、习俗则各不相同，但因地域相邻，相互之间的亲朋好友是不少的。那时我的外婆就住在萍乡白竺，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和哥哥、姐姐，走四个小时的崎岖山路去看望外婆，往上几天，自在又惬意。其实只有十余公里的路，在翻山越岭、崎岖徘徊中，路也变得愈加遥远漫长。1984年，新建了“柏白公路”，但有路没车，我们只能走沿用了几百年的山间小路去外婆家。再大一点，家里买了自行车，骑车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但上山的路很长很陡很弯，得推着单车走近1个小时，只能想着回程的下坡路的轻松，就是上天给自己艰苦爬坡的回报吧。

近几年，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对交通的投入，柏树下已经四通八达，去县城就有上下两条省道可以选择，新建的315省道与319国道接壤，开车到萍乡市区仅仅需要30分钟，从镇上出发一个小时可以到达沪昆高速和岳汝高速，当年让我向往的柏油路、水泥路等不晕车的“平坦路”，已经通到了家乡的每一个角落。

劳动之美

柏树下山多，镇里林地20余万亩，那时有野猪、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和煤、铁等矿产资源。大山或间隔出丘陵平原，或围护成富饶盆地，给世居于此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劳动天地。而我，有幸生于斯、长于斯，用劳动强健了自己的体魄，练就了农村人“吃得苦、不怕累”的劳动人民品质。

回忆里的农活是繁杂而无间歇的，水稻田的春插、双抢、秋收，菜地里的红薯、辣椒、花生、果蔬，大山里的砍柴、砍竹子、摘茶籽、砍杂木，家里面挑水、割猪草、放牛、洗碗，七岁就帮着家里下田扯秧，小学六年级就跟着老哥学会了赶牛犁田，中学毕业赴昆明读书，寒暑假回来也还是帮着家里干一些农活，直到参加工作，干的农活也就越来越少了。小时候各种农活和劳动项目之多，让我从儿童到少年，从小学到中学，少了些许玩乐，多了几分汗水，练就了一副好身体，体会到了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

寒假里跟着哥哥，约几个伙伴，帮家里砍一堆柴，过年自己家里蒸“原坛酒”、做兰花糕、油条、冻米糖、做豆腐、熏腊肉等，用柴火不仅火旺而且省钱。春节里家家户都是自家准备了品种繁多的传统美食，招待着络绎不绝的拜年客人。一个暑假，砍一百多根杂木，卖到木材公司，赚了不到一百元，妈妈奖励性的到供销社给我买了一双十几元的“高档”运动鞋，这种劳有所获的成就感和兴奋劲，可以持续到一年后鞋子穿烂为止。放牛虽不是体力活，但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防止牛偷吃别人家的禾或者菜。记得放牛是每天两轮，一早一晚，冬天里却是一上午，过程中喂喂红薯，捉捉螃蟹，背背课文，记记单词，一两个小时里，有野趣，也有等同于学校课堂上那种收获的喜悦。

新村记忆

我出生在新村，却是在新村长大的。新村离老街大概有一里多路，基本就在大山的脚下了。三排长长的红砖楼房，成一字型排列，中间的那排房屋最长，应该有两百米，两头的那两排地基要低一些，也短一些，不到一百米的样子，三排一起大概住了40余户人家，户与户之间是共墙的，这在农村很少见。房前是砂石前坪，兼做马路，种了几排树，还有各家自修的晒谷坪。房后面有一个小院落，再就是土砖建的厨房与猪圈，以及菜地。公社统一建的集资房，还是略有规划的。

新村最大的优势，是离学校近，乡里的中心小学、中学都在新村边上不远，这种吃在村里、住在村里的优越感，是那些走十几里路到学校寄宿的同学最为羡慕的。读中学的时候，每每学校搞劳动，家里的一些锄头、簸箕等农具都会被同学借走。吃完饭去上学，我也经常会从家里带一些好吃的去“慰问”班上的寄宿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孩子们在周末和寒暑假要帮着家里干不少农活。只有到了晚饭后，才是小伙伴们集体玩乐时刻。早早吃了饭，一个在门前坪里追逐打闹，打三角板、耍石子、捉迷藏，欢声笑语犹在耳边。还有不少玩乐项目，是可以改善家里伙食的，采蕨、挖笋、捕虾，或者在初夏的夜晚，打着火把笼子、拿着齿钳去照黄鳝，一晚上几十条进账。也可以找一个得空的白天，跟着哥哥做两桶土法草药，去河里捉它二三十斤被“毒”晕的河鱼。

我在新村生活了20年，参加工作后，每年会回新村几次，看看父母亲。2000年哥哥在老街的宅基地处建了新楼，把新村的房子卖了，之后就几乎没再去过新村了。

我想，我内心的柏树下情结，是对儿时农村生活的回味无穷，是对山水养育于我的感恩情结，是对家乡发展变化的赞美情结。我与每一个从农村出来，到城市工作，并已届中年的我一样，为着心中能有这样一个情结，而倍感幸福。



柏树下风光

串门

李曙光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记忆如璀璨星辰，闪耀在生命的夜空。“串门”，这个曾经无比熟悉的生活场景，如今已渐行渐远，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眷恋。

小时候，我们一家住在株洲化工厂的生活区，日子简单而温暖。一排排家属楼里，住着的都是一个厂的同事。傍晚时分，各家相互串门是最常见的“节目”。

父亲好客，为人豁达。战友、同事、老乡、邻居到家家做客是常有的事情，我至今能叫得出名字的就有上百位。这其中，宋叔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宋叔是父亲的战友，退役后一同进了化工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嗓门大，讲话的声音像打雷一样。而且，他应该是来串门的叔伯中知识最渊博的一个吧，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每次宋叔过来，我都很开心，听他们讲话，可以增长不少知识。幼时的我，觉得他就像《水浒传》中的军师一样睿智。几年前，父亲过世，宋叔大哭了一场。这几年，听母亲说，宋叔常打电话来嘘寒问暖，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也有不爱言语的客人，易伯就是。易伯，浏阳人，个矮微胖，最大的特点就是话不多，爱睡觉。他来到家里，和父亲聊浏阳鞭炮，聊厂里的人情世故，聊着聊着，就靠在沙发上打起鼾来，而且，声音还不小，几乎次次如此。

旧事

“藜藿羹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对于农村、长于农村的我而言，老家那柴火灶煮出的家常饭菜，才是人间最美的清欢。

这个柴火灶，就在我家老屋西南角的小厨房里，由泥与砖砌成，灶身敦实，一大一小的两口铁锅稳稳地架在灶台上，锅沿被常年烟火熏烤，黑亮中透着记忆中难以抹去的时代光影。

天刚蒙蒙亮，星星还懒懒地挂在天上，父亲和母亲便默契地在柴火灶边忙碌起来，还是老规矩，父亲生火、母亲煮饭。父亲坐在灶旁的小凳上，先往灶膛里铺上一层薄薄的软乎乎的稻秆，划一根火柴丢进去，“呼”一声，火苗在灶间一点点地升起扩散，眨眼间，灶膛里便有了融融暖意。紧接着，父亲又把棉花秆一小把一小把地放进灶里。随着火势渐旺，锅中的热气在灶膛上火红，便弥漫了整个厨房，也就此拉开了农人一天生计的崭新篇章。

早饭例是玉米粥。每次煮玉米粥，母亲在掌握水和玉米面的比例时都是相当的精准，先放水、后加面，水多了粥太稀不浓，面多了粥又粘稠易糊。水和玉米面在锅中翻腾融合的过程中，母亲手中的锅铲不时地翻动，嘴里还时常念叨，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嘱咐父亲或围在灶边的我：“这煮粥啊，开头要大火，水得滚

这个时候，父母就会与我相视一笑，也不打搅我，小声道着话，等着。往往一刻钟的样子，易伯就会自己醒来，然后略带歉意地说，“哦，又睡着了”，说完，便起身告辞。易伯话虽不多，但做事却毫不含糊，父亲拜托的事，总能圆满完成。可惜，几年后，易伯就因一场大病走了。父亲每每念及易伯的好，总是长吁短叹。

父亲是钳工，但管工、焊工甚至电工的技术也都精通，还常常帮邻居修这修那，在邻居中口碑是极好的，这也是家里的客人多的缘故吧。有时候，这一位客人还未起身，下一位客人就“咚咚咚”地来敲门了。如果碰巧，来的这第二波客人也是熟人，那好，大家都坐下，一起聊。彼时，家里的客厅仅有12个平方，而且还兼具餐厅的功能，客厅靠墙摆着一张饭桌，家里的客人多了，沙发上坐不下，就拿出几张靠背凳应急。即便如此窘迫，但那时，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丝毫不影响串门聊天的兴致。

但这还不是串门的极致场景。极致场景会出现在过年期间，一般是正月初五、初六的样子。父亲单位的领导，会带着车间里的一众年轻同事，到各个年长的同事家挨个拜年，七八个人排着队，拱手作揖道祝福。家里小，坐的地方不够，一部分人就站着。父亲会笑着一个个开烟，抽起来后，小小的客厅马上烟雾缭绕起来。

柴火灶里日月长

郭亚东

开，才能把玉米面的精气神“叫醒”，到了快熟的时候，就得小火勾烧，慢慢熬，不能急，火太大太都不行，粥如果清汤寡水，就不好吃了。”通常，母亲说罢，父亲便会用灶边的石块，微微垫高锅的一侧，让火焰舔舐的面积恰到好处，确保铁锅受热均匀。

农忙时节，收割回来的乡亲们，带着满身的尘土与疲惫，一进门，都会把目光望向灶台。往往这个时候，不需要太长的等待，父亲就已经把灶膛里的火烤得熊熊的，母亲在厨房开始了闪转腾挪，择菜、切菜，下锅翻炒，动作麻利，有条不紊。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母亲下锅什么菜，需要什么火候，无需说，父亲都能会意。豆角得大火爆炒，迅速锁住水分，出锅才脆嫩；茄子吸油，先小火慢煎，把茄子“喂”得软烂，油汪汪的，香气直钻到鼻子里。就这样，母亲在灶上忙碌，父亲在灶下添柴、撒火，炒菜的火候都能恰到好处。待灶停火熄，一家人围坐桌前，碗筷交错间，欢声笑语，其乐便融融。“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满桌的饭菜虽然谈不上丰盛，但却盛满了幸福的味道。

夏日的夜晚，我和弟弟妹妹们抱来新挖的红薯，洗净后一个一个轻轻地埋进灶灰里。待玩闹够了，几张小脸不约而同地凑近灶边，用火钳小心翼翼地扒开温热的灰烬，夹出烤得焦黑的红薯，迫不及待地剥开外皮，

也不会多聊，十几分钟的样子，领导又吆喝着起身，前往下一家，好不热闹。

可惜这样热闹的场景，只能在梦中重见了。如今的我，也已年近五十，但父亲当年那种串门的岁月却再也无法复制。科技的进步，早已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事情，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看似拉近了，却又仿佛隔得更远了。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可以随意地敲响邻居家的门，那种面对面的交流、那种不设防的亲近，已然成了过去式。有时候，我也会恍惚，智能手机的出现，到底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还是更孤独呢？

如今，当我走在寂静的楼道里，看着那一扇扇紧闭的房门，心中满是感慨。串门，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的关怀。它承载着我的童年、青春和那些美好的回忆。

有人说，总是回忆过去，是衰老的标志。好吧，我承认，我已经不年轻了。最近，总是会梦到儿时的场景，每每醒来，便会怅然若失，心中弥漫着一股难以名状的空虚与眷恋，久久徘徊于梦境与现实的边缘，不愿抽离。因为梦里，有我回不去的童年，有我深爱着和深爱着我们的父亲的身影。

红薯的软糯香甜，烫得舌尖直打滚，却吃得眉眉弯弯。大人们也不阻拦，偶尔打趣几句，任由我们吃得满手黑灰，灶火的微光在眼眸里闪烁跳跃，灶边的情景便定格成了一幅童年无忧的画面。

冬日，窗外寒风凛冽，室内灶火正旺。一家人搬来凳子，围坐在厨房的灶边取暖，灶间的微光照亮了脸庞，烘暖了手脚。母亲戴着老花镜，静静地纳着鞋底，不时地停下手里，与父亲共同盘算着来年的农事，再添几头猪和羊，还要选种几亩新粮；我们则抱着书本，贪恋这暖烘烘的地方。火星偶尔蹦出，引得家人一阵惊呼，随后又是满厨房的欢笑。这寒夜围灶的快乐，真是想想都甜啊！

后来，老屋翻新，母亲买了一整套套的现代化厨具，柴火灶落寞地隐进了角落，灶台上落满了灰尘，灶膛里结满了蛛网。可每次回去，总是忍不住地靠近它，轻轻掸去灰尘，燃起一把火，煮一锅熟悉的味道，那烟火依旧旧鼻，那温度依旧滚烫，这烟火烫伤了我思乡的柔肠。

柴火灶，它见证了我们全家的日常生活，见证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柴火灶里的时光，永远不会落幕。它在静静地等着已然长大的我们，重温那抹往昔的幸福，获得继续前行的滋养。

真情

母亲的偏方

刘茜

母亲今年七十八岁，她独居乡下老屋已近四年，与她常相伴的街坊四邻常夸她：“你这身板，跟五六十岁的人似的，真棒！”母亲听后，总是乐呵呵地在我面前说：“这都多亏我积攒了很多生活方子。”母亲骄傲的语气让我忍不住回应：“你那些方子太偏，不一定适合其他人。”

母亲周末回到县城，进门就递我一个红色的口袋，我问她是什么，她神秘地指着口袋里的绿枝条说：“侧柏叶。”我偏过头疑惑地望着她问：“干什么用？”母亲伸出手在我的头发间拨弄着，轻声说：“上周你说白头发长多了，我听说了一个偏方，我们来试一试。”

“管不管用哟。”我用怀疑的眼神盯着母亲。母亲红润的脸颊旁有几缕黑发在晃动，她低着头晃着脑门说：“你看看我的头发，有效哟，我手机上还存有照片作证呢。”母亲俏皮的模样让我忍俊不禁。

第三天，母亲早早地冲进厨房，把侧柏的叶摘下，放在水里浸泡，我瞧见飘浮的长条形茎片，忍不住打着趣说：“妈，你看这茎条，莫把我的头发变成了绿色哦。”“还要加上生姜、何首乌，打成糊状，快点的字小，我看不清。”说完，母亲埋着头，在菜墩上捣鼓起来，砰砰的声音在厨房里回荡着。

过了一会，母亲把绿色的汁液从筒里倒出来后，摇着

头叹着气：“不对，下周再来打一次，水放多了，我还听说加黑芝麻效果更好。”

望着钵钵里的浓汁，我想起小时候母亲那些偏方，肚子疼、嘴里没味道时，母亲会端起一碗褐色的汤，硬让我捏着鼻子喝下去，我喝完时她还仰着头说：“我小时候经常喝，这是用晒干的艾叶熬的，冬天喝了还暖胃。”也不知是不是汤有奇效，反正每次喝了后，我就变得生活活虎了。

冬天我说脚冰，母亲说用花椒水泡脚；我说胃里冒酸水，母亲说嚼着生薑吃大蒜；我说牙黄齿松，母亲说盐水漱口除菌快……

母亲只读了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不高，但每次与我谈起她的偏方，她就双眸放光，双肩耸立、双手挥舞，她常常用那句充满坚毅的话作为结语：“相信我，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多。”

岁月如歌，我把母亲的偏方比作小小的花蕊，偶尔拾掇品味，它奔放、热烈、香气四溢。其实我心知这些方子并不可能完全解决生活的实际问题，但我依然愿意将它们视为珍宝，细心地将其中蕴含的每一份温情与瞬间，点点滴滴地珍藏起来。我恍然发现，母亲的偏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以积极、热爱、勇敢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在今后的日子里，愿这份“偏方”，化作无形的灵丹妙药，陪伴我们走过未来的每寸光阴！